

六年制中学高中课本

# 语文

第五册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六年制中学高中课本

语 文

第五册

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

\*  
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出 版 社 重 印

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\*  
1982年12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K7012·0413 定价：0.42元

## 说 明

六年制中学高中课本语文第五册的审定者是刘国正、黄光硕，编写者是潘仲茗、朱塈华、孙功炎、顾振彪、李建国，责任编辑是顾振彪。上海交大附中郑醇甫同志、河北师院中文系余澄清同志也参加了编写工作。

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

## 目 录

- 一 范爱农 ..... 鲁 迅(1)  
二 爱国学者顾炎武 ..... 吴 瞰(13)  
三 \* 山地回忆 ..... 孙 犀(22)  
四 \* 书塾与学堂 ..... 郁达夫(32)  
  
五 \* 雷电颂 ..... 郭沫若(40)  
六 诗二首  
    \*静夜 ..... 闻一多(45)  
    春鸟 ..... 臧克家(46)  
  
七 \* 小二黑结婚(上) ..... 赵树理(50)  
八 \* 小二黑结婚(下) ..... 赵树理(60)  
九 夜 ..... 叶圣陶(73)  
一〇 \* 穷人的专利权 ..... 狄更斯(87)  
一一 林黛玉进贾府 ..... 曹雪芹(98)  
  
一二 语言的演变 ..... 吕叔湘(118)  
一三 \* 我国古代的车马 ..... 《古代汉语》(128)  
  
一四 \* 灯 ..... 巴 金(135)  
一五 \* 散文二篇  
    丑石 ..... 贾平凹(139)  
    菱角 ..... 秦 牧(142)

一六	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	毛泽东(148)
一七*	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	邓小平(153)
一八	杂文二篇	鲁 迅(158)
	文学和出汗	
	*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
一九	唐诗二首	
	行路难	李 白(164)
	兵车行	杜 甫(165)
二〇	宋词二首	
	雨霖铃	柳 永(168)
	扬州慢	姜 蠡(169)
二一	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	《论语》(172)
二二*	齐桓晋文之事	《孟子》(176)
二三	殮之战	《左传》(183)
二四*	伶官传序	欧阳修(189)
二五*	过小孤山大孤山	陆 游(192)
二六*	项脊轩志	归有光(196)
二七*	报刘一丈书	宗 臣(199)
二八*	复庵记	顾炎武(203)
二九	治平篇	洪亮吉(206)
三〇*	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》序	孙 文(210)

## 附录

我国的现代文学 ..... (213)

注：篇目前标有“\*”的是阅读课文。按照教学计划，文科班可以将部分阅读课文作为讲读课文，理科班和普通班可以将部分阅读课文作为课外阅读。

## 一 范 爱 农<sup>①</sup>

鲁 迅

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<sup>②</sup>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：
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 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，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，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，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，又不专看教科书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，他留学回国之后，在做安徽候补道，办着巡警事务，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，家族将被连累。不

---

①选自《朝花夕拾》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）。最初发表于《莽原》第一卷第二十四期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）。范爱农，浙江绍兴人。②[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]都是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。下文的《二六新闻》应为《二六新报》，以刊载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著称。一九〇七年七月八日和九日的东京《朝日新闻》等报，都载有报道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的新闻。

久，秋瑾<sup>①</sup>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，徐锡麟是被挖了心，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，筹集川资；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<sup>②</sup>了，撕乌贼鱼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后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：

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象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持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

---

①[秋瑾 (1879?—1907)]字璇卿，号竞雄，别署鉴湖女侠，浙江绍兴人，旧民主革命烈士。一九〇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，组织光复军，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、浙江两省起义。徐锡麟起义失败后，秋瑾也在绍兴就义。②[日本浪人]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、四处流浪的武士。后泛指流浪者。他们无固定职业，常受雇于人，从事各种勇斗活动。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时，就常以浪人为先锋。

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~~~~~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<sup>①</sup>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：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

---

①[满人]这里指满族的封建统治者。

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<sup>①</sup>。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”

“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我们到横滨<sup>②</sup>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<sup>③</sup>和你么？你看不起我们，摇摇头，你自己还记得么？”

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，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汽船一到，看见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，忽然

---

①[寒素]家世清贫。 ②[横滨]日本本州岛中南部港口城市，神奈川县首府，在东京湾西岸。 ③[子英]姓陈，名棟，浙江绍兴人。

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<sup>①</sup>来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子细<sup>②</sup>地看。我很不满，心里想，这些鸟男人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自己不注意，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检验完毕，在客店小坐之后，即须上火车。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，甲要乙坐在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让<sup>③</sup>未终，火车已开，车身一摇，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我那时也很不满，暗地里想：连火车上的坐位，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。自己不注意，也许又摇了摇头。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，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岂但他呢，说起来也惭愧，这一群里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<sup>④</sup>烈士，被害的马宗汉<sup>⑤</sup>烈士；被囚在黑狱里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而我都茫无所知，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，却不在这车上，因为他在神户<sup>⑥</sup>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

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，他们看见的不知道

---

①〔弓鞋〕旧时裹足妇女穿的鞋。 ②〔子细〕即仔细。 ③〔揖让〕作揖相让，互相谦让。 ④〔陈伯平〕名渊，浙江绍兴人。一九〇七年六月和马宗汉同赴安徽，参加徐锡麟起义的准备活动；起义时，他在据守军械局的战斗中阵亡。 ⑤〔马宗汉〕字子畦，浙江余姚人。在据守军械局战斗中，弹尽被捕，备受酷刑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就义。 ⑥〔神户〕日本本州岛西南部港口城市，兵库县首府。

是那一回。让坐时喧闹，检查时幽静，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，试问爱农，果然是的。

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？是谁的？”

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？”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
“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，又何必带这东西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你问她去。”

到冬初，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，然而还喝酒，讲笑话。忽然是武昌起义，接着是绍兴光复<sup>①</sup>。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，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“老迅，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

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然而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依旧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，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……。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，几个少年一嚷，王金发<sup>②</sup>带兵从杭州进来了，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他进来以后，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，大

---

①[绍兴光复]指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绍兴府宣布光复。 ②[王金发]浙江嵊县人。原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，后由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介绍加入该会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，他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，十一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，自任都督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被袁世凯的走狗、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。

做王都督。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，天气还并不冷。

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，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。爱农做监学<sup>①</sup>，还是那件布袍子，但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办事，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

“情形还是不行，王金发他们。”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，慷慨地说，“我们要办一种报<sup>②</sup>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，一个是德清<sup>③</sup>先生。为社会，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。”

我答应他了。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，发起人诚然是三个。五天后便见报，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；此后是骂都督，都督的亲戚，同乡，姨太太……。

这样地骂了十多天，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，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，还骂他，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。

别人倒还不打紧，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，叮嘱我不要再出去。但我还是照常走，并且说明，王金发是

---

①〔监学〕也叫学监，职务是检查学生出入，考察学生学习及起居等行为。 ②〔一种报〕指《越铎日报》。作者是该报发起人之一。

③〔德清〕就是孙德卿，浙江绍兴人。当时的一个开明绅士，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。

不来打死我们的，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<sup>①</sup>，而杀人却不容易。况且我拿的是校款，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，不过说说罢了。

果然没有来杀。写信去要经费，又取了二百元。但仿佛有些怒意，同时传令道：再来要，没有了！

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，却使我很为难。原来所谓“诈取”者，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，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。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，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，第一个问题是：收不收？决议曰：收。第二个问题是：收了之后骂不骂？决议曰：骂。理由是：收钱之后，他是股东；股东不好，自然要骂。

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。都是真的。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，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，质问我道：

“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？”

“这不是股本……。”

“不是股本是什么？”

我就不再说下去了，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，倘

---

①[绿林大学出身]西汉末年王匡、王凤等率领农民在绿林山（现在湖北省当阳县东北）起义，称为“绿林兵”。后来用“绿林”来泛指啸聚山林，反抗封建统治的群众队伍或群盗股匪。王金发做过洪门会党平阳党首领，所以这里戏称他为“绿林大学出身”。

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，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，不肯为社会牺牲，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。

然而事情很凑巧，季茀<sup>①</sup>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爱农也很赞成，但颇凄凉，说：

“这里又是那样，住不得。你快去罢……。”

我懂得他无声的话，决计往南京。先到都督府去辞职，自然照准，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<sup>②</sup>，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，不是校长了。后任是孔教会<sup>③</sup>会长傅力臣。

报馆案<sup>④</sup>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，被一群兵们捣毁。子英在乡下，没有事；德清适值在城里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他大怒了。自然，这是很有些痛的，怪他不得。他大怒之后，脱下衣服，照了一张照片，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，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

---

①[季茀(fú)] 许寿裳，字季黻，浙江绍兴人。作者多年的同事、朋友。文中说“写信来催我往南京”，是指许受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委托，邀请作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。 ②[拖鼻涕的接收员] 这是指接收员的年轻幼稚说的。

③[孔教会] 一个为袁世凯窃国复辟服务的尊孔派组织，一九一二年十月在上海成立，次年迁到北京。当时各地封建势力也纷纷筹建这类组织。绍兴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（课文中称为傅力臣）是前清举人，他同时兼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。 ④[报馆案] 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《越铎日报》馆一案。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，而作者已于五月离开南京，随教育部迁到北京。这里说“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”，是作者记忆有出入。

形，向各处分送，宣传军政府的横暴。我想，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，尺寸太小，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，如果不加说明，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，倘遇见孙传芳<sup>①</sup>大帅，还怕要被禁止的。

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，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。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。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，这是他非常希望的，然而没有机会。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，也时时给我信，景况愈困穷，言辞也愈凄苦。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，便在各处飘浮。不久，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，说他已经掉在水里，淹死了。

我疑心他是自杀。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，不容易淹死的。

夜间独坐在会馆里，十分悲凉，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，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，虽然并无证据。一点法子都没有，只做了四首诗<sup>②</sup>，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

①[孙传芳]字馨远，山东历城人。北洋直系军阀头子之一。一九二六年夏，他任苏、浙、闽、皖、赣五省总司令时，曾以保卫礼教为理由，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裸体模特儿。②[四首诗]实

际上是三首，说四首是作者误记。这三首诗最初都发表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《民兴日报》上。下文说的一首是第三首，第五、六句是“此别成终古，从兹绝緒言”。大意是从此我们永别了，再也听不到你那使人受到启发的议论。緒言，先言，先导之言，即富有启发性的议论。这两句诗在收入单行本《集外集》时，作“幽谷无穷夜，新官自在春”。

发表，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。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，起首四句是：“把酒论天下，先生小酒人<sup>①</sup>。大圜犹酩酊，微醉合沉沦。”<sup>②</sup> 中间忘掉两句，末了是“旧朋云散尽，余亦等轻尘<sup>③</sup>。”

后来我回故乡去，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。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，因为大家讨厌他。他很困难，但还喝酒，是朋友请他的。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，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，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，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。

“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，拆开来一看，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他时常这样说。

一天，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，回来已过夜半，又是大风雨，他醉着，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。大家劝阻他，也不听，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。但他掉下去了，虽然能浮水，却从此不起来。

---

①〔小酒人〕看不起一味喝酒的人。小，作动词用，轻视。作者意在说明范爱农的本意是要好好做事，看不起酒徒，后来是被逼到无地可容时才借酒浇愁的。  
②〔大圜犹酩酊(mǐngdǐng)〕微醉合沉沦整个旧世界醉生梦死，微醉犹醒的你，断送了生命。大圜，指天，宇宙，这里指旧世界。酩酊，大醉的样子，这里形容当时社会混乱。合，应。《鲁迅日记》中“合”作“自”。沉沦，语意双关，一指死于水，一指与世不合，困于饥寒。作者是要说明在举世皆醉的情况下，只有醉生梦死、同流合污，才能与社会相安无事，而范爱农比较清醒，洁身自好，那就自应“沉沦”。  
③〔轻尘〕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，这是作者的愤激的话。

第二天打捞尸体，是在菱荡里找到的，直立着。

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<sup>①</sup>。

他死后一无所有，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。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，因为一经提议，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，——其实还没有这笔款，——大家觉得无聊，便无形消散了。

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？倘在上学，中学已该毕业了罢。

十一月十八日。

### 思考和练习

- 一 这篇以写人为主的回忆性散文，主要是通过哪些富有特色的故事片断和对话来写范爱农的？范爱农有什么样的思想性格？造成范爱农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的原因是什么？
- 二 这篇散文把范爱农的生平事迹放在辛亥革命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叙述。它从徐锡麟的被杀写起，以后又穿插写了绍兴光复后的一些情况，这样写对刻画范爱农和表现中心思想起什么作用？
- 三 这篇散文的材料较零碎，但布局巧妙、结构谨严。说说本文是以什么为线索把许多方面的人和事串联成

①[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]范爱农在一九一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给作者的信中说：“如此世界，实何生为？盖吾辈生成傲骨，未能随波逐流，惟死而已，端无生理。”因此，作者怀疑他可能是自杀。